

SHAONUDE AI
QINGSHI

少女的爱情史

〔苏〕H·捷缅季耶夫 著
赵世章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少女的爱情史

〔苏〕H·捷缅季耶夫 著
赵 世 章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少女的爱情史

【苏】H·捷缅季耶夫 著。

赵世章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27,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7,200册

ISBN 7 — 206 — 00092 — 4
I · 10 定价：2.50元

1

每当我回想起自己的往事，就不由得暗自觉得好笑，又难免潸然泪下……由于我年轻无知，在我懂得什么是幸福，并最终真正得到幸福之前，我干了多少蠢事啊！我傻、我轻浮，如同青少年时期的人常有的那样，我莽撞而不假思索。可是，生活是复杂的……现在我才明白，我的美貌，我所受到的家庭教育，甚至于我的健康的体魄——我有生以来没得过一场大病——所有这些使我养成了自信、充满活力、争强好胜的性格。然而奇怪的是，我的这种性格和父母在我身上培养起来的对生活、对人极易轻信的态度却交织在一起。

至于说到爱情，它的基础应该是思想上的一致。这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无论是交往多么亲昵；无论心爱的人容貌多么美；无论是物质生活怎样称心如意；哪怕是有了孩子，这些都不是爱情的真正基石。

我的童年时代是美好的，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大概理应如此吧。

我常常回想起那个时候，每逢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围坐在桌前喝茶。我们住的是有两间卧室的住房，这里温暖、舒适，使人感到特别安稳。收拾得干净极了，仿佛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气息……爸爸刚刚刮完脸，他身上的白衬衣紧裹着他那宽宽的双肩，他看着我和妈妈，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我很喜欢看他那颧骨高高

的大脸，慈祥的微笑，善意地眯缝起来的、目光敏锐的灰色眼睛……爸爸在工厂里当炼钢工，当时我年纪还小，我记得，他总是那么长时间地仔细刷洗他那双手，可是在皮肤的纹络里仍然残留着污垢，就象黑色的蜘蛛一样，这使我感到很奇怪。妈妈是个高个子，身材匀称，很漂亮，她和爸爸在一个车间工作，管工具。她给我们倒了茶，也满意地笑着。她那蓬松的浅褐色的头发梳得别致、洒脱。一双睫毛浓密的浅蓝色的大眼睛愉快地望着爸爸，红润的面颊上，由于微笑，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我也穿着漂亮的衣服，这在平时，妈妈是不让穿的。今天，妈妈亲自给我洗脸，然后又仔细地给我编上两条漂亮的辫子，在辫梢扎上蝴蝶结。

在这天早晨喝茶的时候，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那么开心，我当然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那种如同过节一样的兴奋的心情和异常轻松的感觉充满了我们整个生活，因此这种感觉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直到后来我才懂得，爸爸和妈妈是一对真正相亲相爱的人。在经过一个星期的忙碌之后，休息日的早晨，他们用不着匆匆忙忙的了。他们双双感到幸福极了，因为他们现在欢聚在一起，精力旺盛、体魄健康。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值得信赖、无可厚非的。他们的这种幸福感，我在很久以前就觉察到了，尽管我当时还完全不能理解，当然也说不清楚。不过这种幸福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致成了我对早年生活最清晰的印象之一，终生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直到许多年过去之后，当我自己也处在他们这种生活环境里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仍然是我衡量自己的一根准绳。

我早年无意中清晰地留在脑海里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在我们的院子里，我的生活条件比其他孩子都优越。我有各种各样的玩具，这些玩具只有我和一位教授的女儿斯维特卡·

穆罗姆采娃才有。我的穿着也是最好的，因为斯维特卡的东西都是买的，而我的则不然。我妈妈很擅长剪裁衣服和编织，而且技术很高明，所以在我们这个大院里，最时髦的帽子总是我先戴，最时髦的衣服总是我先穿。而且，我的爸爸妈妈是我们院里长得最漂亮的。当他们一起走的时候，斯维特卡的奶奶就眼盯盯地看着他们，简直看不够。我的爸爸从来不喝酒，只是过节时候才喝一点点。我没有看见他哪一次喝醉过。博里卡·扎列托夫的父亲就不是这样。他在每次领到工资以后都喝得醉醺醺的，骂着街，摇摇晃晃地勉强走回家来。博里卡的妈妈毫不掩饰地对我妈妈表示羡慕，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说：

“克拉娃，你和你们格里戈利日子可过得真舒心哪！他和穆罗姆采夫教授一样，挣高工资，而且把工资全都拿回家来。你自己也懂技术，你是劳动妇女，过日子心里也踏实，还有你那女儿也出落得象公主似的。可是我呢，朋友，当家的是个酒鬼，博里卡又那么淘气，我一眼看不到就到马路上乱跑。我自己都不记得，我已经多少日子不抹口红了。一天天地就是干活、吵架、干活。”

妈妈对波丽娜·西多罗芙娜是很同情的。而我听了这话就更加确信，我们拉弗罗夫家比别人家生活得都好，我甚至于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上学以前留在记忆里使我终生难忘的第三件事是和卡秋莎·沙莫娃的一次吵架。其实，这是一次很平常的吵架，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也许是因为这次吵架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也许是因为父亲几乎是第一次因为吵架这样严厉地斥责我，他给我讲了好长时间，说明我错在哪里。妈妈也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好疼。她还反复地讲：

“安卡，你要永远记住，侮辱人——是不允许的！……”

卡秋莎的父亲彼得·彼得罗维奇·沙莫夫和我的爸爸妈妈在一个车间工作，也是炼钢工人，她的母亲玛丽娅·伊万诺芙娜是定额测定员。除了女儿卡秋莎之外，他们还有两个孩子——沃夫卡和维季卡。现在卡秋莎已经从音乐学院毕业，是一名钢琴演奏员，我曾经在电视里看过她参加演出的音乐会。可是当时她是一个寡言少语、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动不动就害羞，甚至脸红、流泪。而我，正和她相反，在那距今已颇为遥远的年份里，我是个精力异常旺盛、勇敢好胜的女孩子，在我们院子里随随便便地和男孩子们打架，在孩子们的活动里我常常是领头的，有时候甚至干出一些照我爸爸妈妈看来是极其冒险的事情来。因此，很自然地卡秋莎成了我的传令兵。

有一回，我和博里卡·扎列托夫决定到我们这座楼的地下室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为什么通地下室的门总是关着。博里卡也是个精力充沛的孩子。当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一些孩子，其中包括我和博里卡在内，与我们院子的清扫工舒拉大婶处于冷战状态。为了一点点小事她就到我们的爸爸妈妈面前去告状，长时间地、洋洋细细地、绘声绘色地讲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每当这时候，她坐到椅子上，两只手交叠在胸前，说呀说呀，没完没了。她脸很宽，面色苍白，嘴上的汗毛重得象两撇小胡子，说起话来一动一动的。其实，舒拉大婶如果不这样对待我们，可能我们就不到地下室去了。我们并没有拿定主意要撬门进去，从院子进地下室有一个很窄的小窗，可以爬进去。头一个试着往里爬的是我，但是没有成功。我想尽了办法，博里卡也在边上帮忙，还是不行。我最后站了起来，抖掉了大衣上的土。卡秋莎把我大衣上掉下来

的两个扣子从地上拣起来，还用自己的手帕擦我脸上划破的地方流出的血。我把扣子放进衣袋里，看了看博里卡，他的肩比我还宽。当时是11月，水洼都已经结冰了，但是我有办法呢？只好摘掉帽子，脱掉大衣和上衣，只穿一件单衬衫，重新再钻。由于用力过猛，鼻子碰出了血，衬衫的袖子也扯掉了，还是没有钻进这小窗子。我只好又站起来，穿上衣服，用卡秋莎的手帕擦去鼻血。这时候，我和博里卡一齐看了看卡秋莎。她比我们瘦小得多，大概可以钻进地下室。她明白了我们的意思，哭了起来，拔腿就跑。但是我和博里卡当然很容易地就抓住了她，把她强行拖回到地下室跟前来。卡秋莎这时候已经哭出了声，央求我们放了她，由于寒冷和恐惧她全身都在打颤。但是我和博里卡为了保证她能钻进去，还是拿掉了她的帽子，剥去了她的大衣，甚至连绒线衣也给脱掉了，接着就把卡秋莎往小窗子里推。这时候，她已经哭不出声来了，只是全身不由自主地抖得很厉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卡秋莎也无论如何钻不进那个小窗。正在这时候，舒拉大婶出人意料地跑了过来。她嘴里骂着，把我和博里卡从窗前拉开，抱起了瘫在地上的卡秋莎。卡秋莎满脸是血，双眼紧闭，已经不会哭了。舒拉大婶哭着吻了吻卡秋莎。卡秋莎终于睁开了眼睛，看了看我和博里卡，说：

“你们是坏蛋！”接着她就号啕大哭起来，一头扑到舒拉大婶的怀里。

卡秋莎得了重感冒，患了肺炎，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我和博里卡甚至担心她会死去！

舒拉大婶来到我们家，卡秋莎的父母本来就和我的爸爸妈妈在一个车间工作，他们把这一切都和爸爸妈妈讲了。于是

在一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爸爸不停地吸着烟，眼盯盯地望着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板着脸孔。我记得，当时把我吓坏了，更使我吃惊的是，妈妈突然伤心地轻轻啜泣起来，她也望着我，那样子似乎是第一次见到我似的。

“那么，你说一说吧，女儿，你和博里卡是怎样折磨卡秋莎的！”爸爸终于用坚定的语气开口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干呢？！”妈妈哭了。

我当然也大哭起来了，一开始还只是由于害怕，可是后来，爸爸差不多和我讲了1个小时，说明我错在哪里，这时候，我已经是由于痛悔、由于怜悯卡秋莎而哭泣了。妈妈也在哭，不断重复着：

“怎么能这样欺侮、这样侮辱别人，怎么能这样？！”这时候她重重地打了我一下说：“应该让你永远记住这件事，从中吸取教训！”

卡秋莎痊愈以后又重新来到院子里，不过她只是同我和博里卡打打招呼，断然拒绝和我们一起玩。并且还解释说：

“爸爸妈妈和我说：拉弗罗娃和扎列托夫^①要想干什么，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们什么办法都使得出来！”

“什么？什么？”博里卡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说：

“不和我们一起玩，你会后悔的，要是再找我们来，我们还不和你玩呢。”

“不，我不会的”卡秋莎象个大孩子那样依然很朴实、很平静地回答说。我记得她用一种新的眼光看着我和博里卡。

这时候我想起了爸爸对我说的话，想起了妈妈的哭泣，不由得说了一句：

① 拉弗罗娃是安卡的姓，扎列托夫是博里卡的姓。——译者

“请你原谅，卡佳^①，事情弄到这一步，我并没有恶意……”

她还是那样用异样的眼神望了望我，并且同意地点了点头说：

“我原谅你，你没有恶意，可是他……”她用眼睛斜了一下博里卡。

“什么？什么？”扎列托夫习惯地这样说着，向卡秋莎走过来。

“等一等！”我抓住了他的双手。

卡秋莎一直站着不动，眼睛正视着扎列托夫，然后说：

“我再也不和你们一起玩儿了！”她一转身，走了。

“咱们追上去，好吗？”扎列托夫看着卡秋莎的背影对我说，“咱们也回敬她几句，怎么样？”

我当时对他的回答现在我还记得。我说：

“她差一点儿死了，你不记得啦？！”

“那不是没死嘛！”博里卡笑了起来。

卡秋莎这件事我所以能记得这样清楚，大概还因为，在这以前，她对我的话唯命是从，而从那以后，我让她和我们一起玩儿，她一次也没有同意。我记得这样清楚也许还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后又接着发生了一些事。

我们三个人第二年就要上学了，所以整个冬天我们在院子里当然都能见到。我和博里卡滑雪、滑冰，还乘坐妈妈给我买的芬兰雪橇，而卡秋莎还象往常那样，就象没有见到我们一样。她和斯维特卡·穆罗姆采娃以及长着棕黄色头发、也不爱讲话、戴眼镜的西姆卡·萨洛夫一起玩。对这一切，博

① 卡佳是卡秋莎的小名——译者。

里卡倒无所谓，可是我却象过去一样感到不自在。卡秋莎这样公然蔑视我，我不能就此善罢甘休。

为了把卡秋莎重新勾到我这方面来，我用尽了一切办法！起初，我让她坐我的芬兰雪橇。她滑了一次，向我道了谢。但是后来就再也不滑了。我领着大家在院子里浇筑了一座小冰山，她也参加了。但是我总觉得，她的参加纯粹是应付应付。而且后来，她只是从小冰山上滑了两三次就不滑了。这时候，我又拉斯维特卡·穆罗姆采娃和博里卡玩打雪仗。她欣然同意了，同我们玩了起来。而卡秋莎好象对此毫不在意，她和西姆卡一起跑到院子的另一头去玩了。博里卡一下子就用雪球打中了斯维特卡的脸。斯维特卡号啕大哭，跑回家去了。

直到我们上了一年级，钻地下室小窗户的事还一直记着。我就是有这么一种性格：一件事失败了，我就是想忘掉也无论如何忘不了。现在我觉得，这件事应当归咎于我当时的那种自负心理。

在学校里，卡秋莎和西姆卡当然很快地就当上了优秀生。博里卡的情况我不说大家也会清楚。就连斯维特卡，起初由于她的好动，精力过于旺盛，学习成绩也不好。而当时要我在课桌后面坐上一堂课同样怎么也坐不住，既不能仔细地做功课，也没有一点点耐心。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是个老太太，叫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她为了我们不惜花费精力，丝毫不顾及身体。有一次她对我说：

“拉弗罗娃，你别使性子，要耐心地，工整地写好每一个字母。”

“每一个字母写 100 次么？”我不由得脱口问道。

“如果有这种要求，1000 次也要写！”玛丽娅·米哈伊

洛芙娜的口气更严厉了。

我看了看她，然后把识字课本和笔记本放进书包，站起来，说了声“谢谢！”就走出教室回家去了。

放学以后，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亲自来到我们家，和妈妈谈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她以惊讶的语气反复说：

“克拉伏基娅·瓦西里耶芙娜，我真不明白……您的丈夫是出色的工作人员，喔，这是彼得·彼得罗维奇·沙莫夫对他的评价！您自己也是劳动者……可是怎么搞的，您的安妮娅^①这么调皮，这么任性？要知道，培养一名完全合格的社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仅限于良好的饮食和时髦的服装是不够的。请恕我直言，您的安妮娅有这样一种完全老爷式的态度，丝毫不能约束自己，她竟然如此粗暴蛮横地对待我一个成年人！……”

听到这里，我一时甚至怕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会由于受辱而哭起来。

妈妈面部的表情开始是十分严厉的。她让我站起来把事情经过叙述一遍，我把事情讲了。我这时忽然发觉，我的行为确实是蛮横无礼的，我甚至痛苦得哭了，请求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宽恕。她拥抱着我，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慈祥地笑了笑说：

“你是个好姑娘，挺聪明的孩子，自己感到羞愧了，是吗？”

“是的，”我低声说着，诚挚信赖地依偎在她的身旁。

这时候，妈妈也舒了一口气，面带愧色地笑了笑，并且直截了当地、坦然地请求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原谅我。她

① 安妮娅即安卡。——译者

神情惘然地叙说道：

“是这样，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我和我丈夫在战后成了孤儿，我们是在幼儿园里长大的，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女儿生活得轻松愉快。我们俩的工资收入都不少，特别是格里戈利，而且我又喜欢做衣服。”说到这里，她停了片刻，又舒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接着说：“请您相信，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我和丈夫会就此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的。您再也不会由于这种原因到我家来了。”她再一次请求说，“请您相信！”

父亲总是不能按时下班，因为他是车间党委委员。这一天，他下班回家后，和妈妈谈了很长时间，然后把我叫到他们的房间里去。于是，我又哭了，再一次下保证说，类似的事情以后永远不再发生。妈妈在工厂里请了特别的假，天天送我上学，放学后又去接我。她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并且一天不拉地陪我坐着，直到我把所有的功课都按要求做完。

这样做确实有效果，当然，还有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她让我以卡秋莎为学习的榜样，也起了作用。这我至今记忆犹新！到学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当上了优秀生。直到进入六年级，我的学习一直全是5分。后来，一件新的倒霉事又降临到我头上。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我和一般的姑娘不一样，我漂亮！因此我拥有一些其他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权利，而我拥有这些权利简直是理所当然的。

这件事是从6月的一个星期天开始的。一个星期以前我刚刚读完5年级。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已经完全是温暖的夏季了。我们一家三口到一个岛上去野游。父亲穿上了夏季的白衬衣，妈妈长时间地在镜子前面梳头，试着一件又一件的

衣服。我高兴地第一次穿上一件新的漂亮的、蓝白道的连衣裙，是妈妈前一天晚上才做完的。我穿了一双白色的光面凉鞋，然后在镜子前面转了好久。我忽然向妈妈要求：

“你给我梳你那样的发式，好吗？”

父亲耐心地沉默着，吸着烟，坐在桌前看报。他满意地看了看我，笑了笑说，我那样打扮还为时过早。

“没关系，就让我们的美人当一天大人吧。”妈妈笑了，把我叫到镜子前面来。

我坐到她面前的椅子上，她用自己那双能干有力的双手很快地、灵巧地散开我的头发，梳好，用发卡别出波浪形的缕缕发束，再把这些发束向上抬起。

“真象月季花的层层花瓣啊！”父亲忽然惊奇地、高兴地说。他也满意地笑了。

我一直注意地看着镜子里的妈妈，我看着她，也看着我自己。我和她长得非常相象，只是我的头发比她黑一点儿，眼珠不象她那样是蓝色的，而是和父亲一样，是灰色的。但是我的睫毛象妈妈一样又密又长，鼻子端正而笔直，稍稍有点上弓，红红的脸颊上有两个酒窝，嘴唇圆润……我早就认为妈妈很漂亮，我们院子里的妇女都这么说，我的同学的妈妈也都这么说。现在，妈妈给我梳了这种大人的发式，我才忽然发现，我也象妈妈一样美，真是这样的！……

“你怎么了，安卡？”父亲轻轻地、惊奇地问我。

我没有回答，站了起来，走到立柜的穿衣镜前，妈妈和我并排站在一起，好象有意让我比一比我们俩，让我好好地端详一下自己。当时，我的个子比妈妈稍矮一点儿，但是肩膀和妈妈一样平，腿比妈妈细一些，但也是修长而匀称的，连衣裙的底边很短，腿一直露到膝盖以上。

“你们娘儿俩这是在干什么呀？”父亲隐含讥笑地问。

“怎么样，看清楚自己的模样了吗？”妈妈悄悄地问，她有些激动，没有听爸爸的问话。

“嗯！……”我心中的幸福感是这样意外的强劲而热烈，以至哽住了喉咙，我勉强地说了一句：“谢谢您的指点”。

“是这样，安卡”，妈妈满怀胜利的喜悦大声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都要记住，你是多么漂亮的美人儿，知道吗？”她的声音甚至显得很庄重，“你要知道自己的价值，懂吗？”妈妈小心翼翼地拥抱着我，深怕碰坏了我的发型。接着，她又吻了吻我的嘴唇说：“安卡，你会生活得快乐幸福的！”由于激动，她甚至眼睛里闪着泪光。

“安卡！”我忽然听见父亲严厉的呼唤。我朝他望去，只见他眯着眼睛，鼻翼凸起。“刚才妈妈对你说的那些话只是开玩笑，懂吗？”父亲闷声闷气、一板一眼地说，而后又强调一遍：“她是开玩笑！”

我匆匆地看了妈妈一眼。她在微笑，似乎在表示父亲说的是对的，她是开玩笑；但是她的眼神里又有一种坚毅、赞美的表情，似乎在说：“你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啊！……”

“嗯？！”我又听到了父亲无比严厉的声音。

我向他点点头表示赞同。但是就在这时候，我似乎觉得，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好象在这一瞬间，我自己以及我的整个生活突然获得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看来，我的相貌如何，我应当受到怎样的器重，什么样的幸福在期待着我——所有这些问题，在这以前我怎么就不懂得，怎么就没有看清楚呢？

“行啦！”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他甚至站了起来，放下手里的报纸。“当了一会儿美人儿就行了。把头发再重新梳

成辫子，象个学生样。”

我差不多要哭了，但是忽然我在镜子里看到了妈妈。似乎我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长大了好几岁。我第一次和妈妈这样对视：妈妈似乎在对我说：“安卡，你是了解爸爸的，你要听他的话……”我向她微微一笑，表示我已经懂了她的意思。于是，我就象方才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样，忽然对父亲说：

“怎么样？好看吗？……”我还是照着镜子欣赏自己头上梳的成人的发式。我以一种新的认识，坚定地相信，我确实长得漂亮。我只是刚刚意识到这一点，而这美貌将永远伴随着我，我的整个一生将因此变得异常的欢快。

“不求貌似天仙，但求幸福美满。”妈妈立刻随声附和着父亲的意思说道。然而，这时候在她眼神里，我却看到了一种和她说的话几乎是相反的东西。

“这话说得对，”父亲的声音平静了些。“幸福，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能偶然地自行到来，在现实生活里它要靠辛勤工作换取，这才受之无愧，否则就是窃取。窃取就不是幸福。明白吗，安卡？！”

“明白，明白”，我向父亲点点头，惋惜地把头发散开，编成两条学生辫，在辫梢上扎上发带结。我想，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妈妈还会给我梳这种漂亮的成人发型的，而且以后我自己也能很快学会做这种发型。

我们一家三人出发到岛上去玩了。当我们穿过院子的时候，我第一次突然发现，一清早就有点儿喝醉了的博里卡的父亲在注意地看我的两条腿。也许在这以前，男人们，甚至一些男孩子也这样看我的腿，只不过我没有注意到就是了……

走到马路上以后，我们碰到了博里卡往家跑。他和我们

打了个招呼就跑过去了。妈妈看了他一眼说：

“喏，你长成了一名近卫军军人啦，啊？”

“真是不错的小伙子，”父亲同意地笑了笑说：“长得也挺漂亮。”

我惊奇得一声不吱，也似乎是第一次仔细看了看博里卡。我想起来了，的确女孩们都喜欢他。轻率、干什么都性急的斯维特卡·穆罗姆采娃有一回甚至秘密地向我承认，她似乎爱上了博里卡·扎列托夫。但是我最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同时她还喜欢西姆卡·萨洛夫。不过这完全是另一种喜欢法了。在我们班里，博里卡个子最高，力气最大，他有冒险精神，天不怕，地不怕……他的眼睛看上去虽然有些呆板，但是漂亮，黑黑的，甚至连瞳孔和黑眼球都分不出来。

后来，我们在岛上游玩的时候，我发觉，我已经开始用一种新的目光打量那些手挽着手、缓缓而行的男男女女，就象以前从来没有见到那双双对对的情侣和相互厌倦了的成年夫妇似的。

7月的一天，斯维特卡、卡秋莎和我共三个人来到彼得罗巴甫洛夫卡水滨浴场。一向严肃的卡秋莎忽然对我说：

“安卡，你虽然吃得比较少，可是身体却象小马驹一样健壮。”

斯维特卡笑了起来，说：

“安卡已经发现，世界上不但有女人，而且有男人，他们的性别是相反的。卡秋莎，明白吗？”

“这一点你早就明白了吧？”卡秋莎露出厌恶的神情。

“从去年开始的，”斯维特卡简单地回答，并笑着说：

“你不必为自己担心，这种危险对你没有威胁。”